

蟬

的解剖

劉立化

文藝評論

就年齡來說，林懷民實在是個有可怕才華的作者。年輕一輩裏，能夠和他相提並論的，除了白先勇、黃春明、季季等，實在找不出多少來。而認真計較的話，林懷民又比他們「年輕」了一些，打從十六歲發表在聯合報副刊的「鐵道上」起，林懷民的文章就一篇篇的被提出來討論。「鬼月」、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、「轉位的樞樞」到今天的「蟬」，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曾發耀過光芒，為讀者和評論家所注意和討論的。

很多不入流的「作家」，一口氣寫了好多文章，登載在報章雜誌上，儼然一副大家模樣。可是文章的時效一過，立即沈然無聲，這中間的原因，沒有別的，因為大部份的作者都難通過編者這一關。編者要的文章，是要情節婉轉，故事動人；愈稀奇古怪，愈能給讀者娛樂性愈好，而作者迎合編者，寫出來的文章，自然只有近氣而沒有才氣，只是一味的「流行」（popular），沒有勇氣去創新，文章自然不會起反響了，我們看一般流行的文章，再轉過來看林懷民的，便很容易分辨出那個好那個壞，那個的文章真能擲地聲然有聲了。

蟬，是林懷民沈寂已久首次推出的中篇小說，發表於現代文學第三十七、三十八兩期。隨後不久，仙人掌出版社為他結集，出了一本書，仍以蟬為名，整篇文章約有五萬五千多字，分上下兩部，它的內容，如果依照林懷民自己的話來說，我們可在結尾的幾句話上看出：

「有一年夏天，我遇到一群人……那年夏天過後，我再也不會看見他們，再也不會聽見蟬聲。」整篇文章的故事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如果把這題

材讓給一個鶯鶯派的作家去寫，他所寫出的，可能僅是某個「男的」和某個「女的」，中間的恩恩愛愛，到最後，不是男的不愛她了，便是女的絕情了。充其量，寫得再好，亦不過如「飄」一般，給人心頭熨過一種飄渺的美感，過後便把它去得一乾二淨。林懷民寫蟬，卻能拋掉男女相戀所包含的糖衣，給人一種大氣磅礴氣概軒昂的感覺。文章纖細處，描寫的毫釐盡致，不情然墜入其所刻劃的情景裏；而文章高亢的地方，又能淳淳生威，令人心靈震顫，其駕馭文字白描景物的深厚功力，實在難以有人能輕而易舉的勝過他。文章寫到這境界，雖不一定能「各領風騷五百年」，至少再假以時日，亦能卓然成家了。

蟬一文裏，雖隱隱約約襯托出兩男戀一女的情節。但林懷民著筆的地方卻不在這裏，他所要描繪的，是這一時代青年底惶惑麻醉——無助、受傷、悲哀、茫然的一群。這一群，莊世桓、陶立青、朱友白、劉渝苓、小范……，茫茫然生活在一個被無限的圈子裏，目前所過的，是抄筆記，泡咖啡廳的日子；而日後要遭逢的，不過是留學，當兵，結婚罷了。每一個人都在過著自己以為是最好的日子，每一個人又都對自己毫無把握。潛意識裏，除藏了大堆大堆自己的憂慮和困擾。實際的日子，卻有若鼓若動纖弱透朗翅膀的蟬，在一個夏季（時期）裏熾熾烈烈燎燒開來，焚得滿山遍野儘是亮晃晃的金光……，而夏季過後，卻再也聽不見蟬聲了。生活是麻醉自己，拋棄自己嗎？明明知道不能這樣做，卻又情不自禁踏入這陷阱，譬如文中陶之青聽到小范自殺的消息所說的話：

「也許……不！他不喜歡任何人，除了他自己。……也許我對他是絕了點，可是我總想應該訓練他好好控制自己，保護自己。哼……我自己又比他強多少？！」

這種前後矛盾的話，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一種茫然，一種無奈，而細讓潛意識來控制自己的生活，弗洛伊德（Freud）的精神分析論裏，闡釋夢的境界，以為：「夢春確係明白其夢的意義；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，遂以為自己一無所知吧了！」這樣說，蟬裏面的年青人，實際是在「夢樣」的過著日子，「夢樣」的打發日子罷了！

我們抓住林懷民所要表達的這個主題，然後看蟬，才能發覺蟬所顯出的深度。內中通篇裏，泛著一般淒淪的、迷茫的氣氛，那些笑聲，聽起來仍其酸澀，那些嘻鬧，看起來仍其哀悵。文中流露出的

是一種蒼老而厭乏的韻味，好像年青人就是那樣：疏理、無知，而又乖巧刁鑽的可怕。每一個人都從內心裏近乎自虐的戕殺自己，然後殘酷的否定自己，心靈蒼老的有若七八十歲風前殘燭的老人，於是有了「二十三歲模樣，笑聲尖嫩，手上卻也吊了根烟」的：有「鬍子糊了一臉，加上一副眼鏡，只剩下「鼻子」的：有天泡在咖啡廳，「媽媽找不到，打電話（到咖啡廳）去，鐵鑄不了的……，這些人物，在文中不過是一閃而現，卻強烈的烘托出了主題，給人一種震懾而眩暈的感覺，然後我們再看主角的一舉一動，這種強烈的迷失感便更深刻了。

無可懷疑的，林懷民受近代一般惶惑思潮很大的影響，他似乎較許多人先體會到生為人類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，看到蠅，我們很容易會想起T. D. 沙林傑 (Salinger) 的麥田捕手 (The Catcher in the Rye)，那個痛恨那些「戴假面具」虛偽傢伙的霍登，而沙林傑比起林懷民來，又要「可愛」多了。他的霍登雖憤世，雖不濟，卻還不失一份童稚的天真，林懷民的年青人，卻只有蒼老、貧乏、貧乏、蒼老。比較起來，海明威的尼克還是較近於林懷民的主角。但我們不能說林懷民像海明威，因為實際上，他們只是表達出自己的感受，而這種感受因時代環境的影響，偶然相合罷了。

然而談到蠅的技巧，處理情節，表現方法方面，我們卻不能不憶起普魯斯特 (Maced Proust)，、喬萊斯 (Toyce) 等大師來，因為實際上，林懷民的文章的確深受他們的影響，他在文章裏所慣用的技法，如冗長的對話所烘托出的一種情境，如內底獨自潛意識之流的應用，如縱橫交錯意識流 (stream of consciousness) 底銜接，都是喬萊斯或普魯斯特在他們的巨著優里西斯 (Ulysses) 裏所慣 (Albertine Disparne) 裏所慣用的手法。林懷民運用他敏銳而細緻的感情底觸覺，不僅讓讀者讀他的作品，而且要讀者運用他們的視覺、嗅覺、聽覺、味覺來真正體會出文章的内蘊，這是現代潮小說獨特具有的風格，也是現代潮小說優於傳統派小說的地方。粗心一點的讀者，或沒有耐心的讀者，也許很難看完蠅這篇長達五萬字的中篇，但若能再除雜念，專心一致看下去，自然有被騙的感覺，但讀到真正好的作品，模擬其字句的精華，喻含的雙關，往往能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好比我們聽戲，遇到一聲韻味十足的唱，便像是擠滿了擁擠一般，從丹田裏吼出一聲「好！」，那

一種自得其樂，恰然如魚得水的樣子，才是真正「冷暖自知」了！

如果有某些讀者，想從蠅這篇故事得到傳統底小說的故事性滿足感，那麼他將會感到莫大的失望。實際上這篇文章是沒有故事的，也就是說，蠅這篇並沒有有一個完整整的小說性結構；文章運轉，往往隨著林懷民由筆下汨汨流出的內底追蹤性語言，忽而高峰疊起，浪濤洶湧；忽而小橋流水，細細靡靡。林懷民與棄傳統性小說的桎梏，不唯文章沒有章法，語句更談不到凝鍊，但也因為如此，而使我們更能感受出一種壯闊的、奇麗的感底世界。

蠅的世界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？年青的莊世桓，在剛剛擺脫同性戀者吳哲的纏擾之後，認識了陶之春一幫人，他跟著他們到野人，到圓山音樂中心，到溪頭，到日月潭。每到一個地方，總有一大批變態的年青人圍繞著他們，野人裏頭的汚烟瘴氣，圓山的變態中年人，溪頭的氳氳鼻騰的霧氣——臭臭浮昇的迷濛底霧氣，模糊了生活的痕爪，模糊了心靈的創傷。鐘聲響起，蟬聲燃起，陡然激起了空間的恍惚惚聲響，像輪由潭底鬼樣的冒出，像從樹林邊篩篩過來，像裂帛般自林際拋出，一絲絲，一線線，爬滿了苔青綠綫，隨著水流晃漾，發出低沉沈悶啞啞的哀鳴——朱友白問郭景平：還在抄胡奇中的，不，不啦！抄他的人太多了，現在來畫梵谷。外語。老楊笑著說，這小子是個雜種，回來當中國人。當得慣嗎？誰知道。陶之春說：今晚我到你那兒過一夜。小范死了，自殺死了，灰色小說害死他——叮、叮、叮……西門町的平交道火車來了，卡啦卡啦由陸橋下飛過。……叮、叮、叮、叮……

這篇文章的大概，就是如此。若要深切體會出林懷民那種豐富眩奇的世界，只能展讀原文了，而原文的確更能引人入勝，更能引人入千奇百幻繽紛纏綿的情境。

以上所述，是就蠅一文的主題研討和表現方法而論，底下諸點，則是「蠅」文章裏頭引人注意的地方，試分述如下：

(1) 「蠅」文的回響傳統路線。林懷民的文章一向以大膽、放縱、支離破碎而引人注目。「鬼月」的不守文章章法，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的畸型結構，以致於最引發人討論的「轉位的構建」，都是採用鮮活的語調，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，使人讀在畫面轉接、色彩音響的鼓噪之下，得到一種迷惑

滿足感。而蠅的文章雖仍脫離不了此種手法，但整體而論，比起以前的諸篇，我們已較有「整齊一」的感覺，如「轉位的榴蓮」那般不易理出頭的情形，已大為改善多了。最有趣的，還是對話面，把文前的引號去掉的情形，曾被人譏為「脫章的褲子」，此際在蠅文中卻完全絕跡了。此種形，代表著林懷民正在轉變，而轉變的趨向卻是歸傳統。傳統也許並非全都不對，但能打破傳統人才夠資格卓然領御一代潮流，說故事的人已經多了，再多出一個來實在也沒啥意思。

(2) 一些看不慣的句子。蠅文中有好些句子，想是過了中年的人看了很不習慣的。在日常生活裏年長一輩和年輕一輩畢竟有些隔閡，因此有些特的句子，不是年青人，實在很難體會出其中的奧。譬如：郭景平說陶之青是「怪有味道的一個女」；莊世桓以為「今天晚上鐵睡不好」；朱友白、莊世桓說賣教科書「是N好賺的」；劉渝苓說她口香糖「被ㄉ一ㄚ走了」……等等。

一種東西穩賺錢的話，就說挺賺錢好了，為啥說N好賺呢？這不禁使我想到好多人批評新詩的者，說他們故意扭曲字眼一樣；年青人有年青人生活面，正因為是年青人，所以說出來的話就比活，林懷民敢大膽用這些句子，有些人若看不慣那是他們和年青人隔得太開了，細細體會一下年轻人的生活，年青人的語言，也是饒有趣味的一件呢？

(3) 關於用外語的問題。文章中始用英文穿插，知是誰創下的例子。不懂外語的讀者對那些在文，莫名其妙冒出的蝌蚪文，實在是有氣沒處發，有說此種作風違背傳統，差於用中國語言，最近在文學雜誌上，更因語言的問題，而有「偏內」「外」之辯，個人並不以為在文章中用英文便是有禮教，大逆不道。但英文若用得偏了，卻是大大該了。

林懷民在蠅文中着實賣弄了一番他的外語造詣，書中主角會莫名其妙的 suffering，脫口 well，口 good，固然洋風不僅東漸，且已深深滲入這一代的年青人之中，但用中國文字寫中國文章，筆下稍微克制一下，便會覺得那些英文用得實在多此一舉了。

(4) 佈局上的敗筆。林懷民許是為了烘托主題，在直線進行的原則之下，硬是擠進了一個與情節不關連的同性戀者，或許描寫同性戀者的變態是他「拿手把戲」——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一文便是

同性戀者的掙扎情形——但在此時此際之下，實在沒有把它硬塞進文中的道理。

蠅的主題——惶惑，變態的一代，在文中處處，已點說的明明白白，再增加另一條線的進行，雖然採用內底追蹤性獨白的手法，卻令人有蛇足之嘆。不但一點也顯不出同性戀者所應給我們的那種震懾感，反令人有老大不掉的感覺，尤其讀到兩段情節線相銜接的地方，總不免有莫名其妙的錯愕。譬如莊世桓和劉渝苓在溪頭地方閒談，說著說著，「霧來了！」劉渝苓說出一句：

「莊世桓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（陶之青）啊！」

這種轉變，雖靠著意識流手法而不露痕跡，但我們詳讀完全文，對這個吳哲，實在一點印象也沒有，何況林懷民不僅在文中沒有好好掌握住他，就是文章結尾也沒有一個交待。小范死了，陶之青出國了，吳哲怎樣呢？林懷民到末了卻把他給忘記了！

以上諸點，是就蠅一文的瑕疵和引人注目的地方加以討論，大體上說來，蠅一文是成功的，較諸他以前的諸篇都要好。但仍不免有枝葉蔓生，缺乏剪裁的感覺。讀此文，知道林懷民是憑著一股情緒，在思慮湧發一洩如注的情況下寫成，也正因為如此，文章才能高潮疊起，波瀾萬丈，林懷民自己承認，他寫蠅一文十多天就寫完了。（見幼獅文藝八月號）。很可惜的是，他若能把蠅在書屜裏多放上一個月，然後大力剪裁，「蠅」將會緊湊緻密，清爽可口的多，也將會是一篇更成功的文章！

近年來，台灣文壇沉寂好久，似乎是白先勇、水晶、季季、林懷民……等一陣風掃過之後，便再也看不見新人出現了，而一般老作家僅在「賣」文章，真正可讀性的作品實在很少。這種現象，固然是文學批評的衰弱，但文壇上注重流氣的作風亦不能不令人注視。通俗性作家和真正為純文學而努力的混淆不清，文章一有創新，便給人按上「現代」的木牌，動則「反傳統」，「反寫實」。林懷民是敢於創新的作者，所以個人以為他有前途，希望他留學美國之後，能再寫出一系列叫人看了嚇一跳的作品，而不是從此變成留學生文藝的作家。

